淡江時報 第 599 期

**神州懺悔錄 （上）**

**瀛苑副刊**

自古，龍就一直被視為不祥之物。在這片土地上，人人都是神的子民，人神共處，純潔的虔誠。自禹以後，王位世襲，家天下的結果，造成了混亂的王位之爭！在人心被血洗浸染後，神的存在只成為一種儀式；為了宣揚奪位者的狂霸，人們改稱自己是真龍再世：繡龍袍，戴龍冠，以龍體、龍顏等等名詞表現自己的不凡。到現在，整個神州的子民甚至改稱自己為龍的傳人，於是，在一場又一場的王位爭奪中，人們用自己和敵人的血，相互濺染出一齣齣神州懺悔錄。
  
  
　　
  
夏桀王末年……
  
　　
  
一天，夏后氏．桀王正在後宮賞花飲酒。突然，天色驟變！從滾滾烏雲中降下兩條神龍。
  
　　
  
兩條神龍，一雄一雌交繞於庭院半空，口吐龍涎，不可一世地說：「我們，是褒國的二位君主。」
  
　　
  
桀王又驚又怒，（這是我的王朝，憑什麼叫此二畜說趕就趕！）於是命左右弓箭手射死二神龍。雌龍稍一閃神，矯長的身軀霎時被射中了要害！嬌貴的龍體意外地脆弱，呻吟幾聲，便緩落在地，如風吹雲般散去了生命。
  
　　
  
桀王大喜之下，命人割下幾片龍肉加以烹燉，鮮美香滑，桀王一吃再吃，居然把整條龍都吃完了！
  
　　
  
桀王吃完龍肉，還不滿足，想命人再追殺雄龍，一旁的臣子見狀即言：「龍雖是不祥，但至少是天降之物，王如此大啖天之物，又想趕盡殺絕，實屬不德，請王開恩！」
  
　　
  
這時，雄龍口吐黑涎，並挾著猛烈氣勢衝回後庭，一時雷聲大作，響喝天際，桀王腹中的龍肉似有感應，在桀王腹中翻攪，令桀王冷汗直冒。雄龍對著褒國下了一個詛咒後，便撞地而死！
  
　　
  
雄龍亡後，口中黑涎直冒。有臣子言：「龍涎，乃龍之精氣，存之而吉。」桀王遂命人以木匱盛之，收藏於後宮，就這樣過了五百年……。
  
  
經歷夏、殷、周三代，始終沒有人注意到那個小木匱，一直到了周厲王末期。有一天，那小木匱突然金光大射，好奇的厲王打開木匱，想一探究竟，卻，龍涎溢滿一地，怎麼也除不盡，厲王令幾位適婚年齡的宮女們，裸身沾除黑涎。
  
　　
  
一位年少的宮女身上沾滿的黑涎竟化為一隻蜥蜴，煙也似的鑽進宮女腹內，不久後，這名處子之身的宮女居然懷孕了！
  
　　
  
無夫而生子，宮女嚇得幾乎發狂，倉皇逃走，過了四十年，生下一名女嬰，宮女視之為不祥異物而丟棄。只有一對賣桑木弓及箕草製的箭袋（皆為犬戎的製品）的夫婦敢收養被視為妖子的女嬰。
  
　　
  
宣王時，小女孩因其美貌被選入宮中服侍，自此，就是一切的開始。　
  
　　
  
她被取名為褒姒，周幽王即位後三年，褒姒被派去服侍幽王。當褒姒用那似哀怨又似無情的眼眸盯向幽王時，幽王立刻就被擄獲了！
  
　　
  
那年輕、嬌好的皮膚彈性，那水蛇扭腰的流暢，那美目，那手足，還有眉間看不見的糾結；幽王愛用他的眼凝視，愛用他年輕時練功練出的粗糙手掌感受她細緻白玉的皮膚。每當幽王在燕好間停頓時，他便從褒姒的身上感覺到自己……老了！
  
　　
  
她才十五歲呀！還是在成長的小筍，卻一天比一天更顯出她妖冶成熟的魅力！
  
　　
  
她才十五歲呀！該是愛笑愛跳的年紀，卻一點也不輕易表達自己的感情。小小青嫩的腦袋裝著的是鋼鐵般堅強又複雜的。
  
　　
  
她太年輕，太年輕了！
  
　　
  
年輕到即使受寵，也抵抗不住後宮嬪妃的刺目及閒言閒語。
  
　　
  
年輕到不懂得如何分配別人曲意奉承，以至於被評為不識相。
  
　
  
　　
  
褒姒呀！還記得母體內的溫暖嗎？
  
  
褒姒呀！四十年的培育，妳是有使命的啊！
  
  
褒姒呀……
  
  
  
幽王日思夜念著褒姒，彷彿能從褒姒身上吸取到年輕般地需索她。留戀於她柔軟的身段，豐富的舞姿，她簡直像個異星的生物，突然降到這片土地上，給大家一個驚喜似的引人注意；即使她動也不動，仍發光樣兒地勾魂，褒姒呀！
  
  
漸漸地，幽王也不上朝了，廣大的朝上，只剩下疏疏落落幾個臣子，叨叨絮絮地一會兒嘆氣，一會兒歇斯底里地大罵，臣子們憂心如焚：「一個多月過去了，王天天罷朝，朝裡的事堆積如山，別國又不安份，大王再不想辦法處理，我看呀，周朝就要毀在那女魔頭的手上啦！」
  
  
「是啊！一定是那個妖女施法，狐媚了大王的魂，企圖勾去整個周朝的命呀！」
  
  
不只是這些臣子的咒嘆，後宮裡，申后和宮女們也在大嗔怨氣：
  
  
「真該把她的臉皮兒給扒下來，那小丫頭，才來沒多久竟把大王給霸去了！」
  
  
「是呀！皇后，那小妖精太下賤了！」
  
  
「唉，誰來替我公道呀，我貴為皇后，卻拿她一點辦法也沒有。不只如此，大王也不專心朝政了。」
  
  
「皇后，奴婢為您不平呀，您豔震後宮，母儀天下，這般高貴的人居然要和那野來的妖女爭寵，太不值了！」
  
  
每天，每天，這些人的咒罵如誦經般激昂一整天，迴繞在整座宮內任何一個空虛的角落，而也永遠止在那歌舞昇平的一間：幽王和褒姒，機械似地歡樂。
  
  
褒姒呀！妳是用所有最好、最單純的素材精煉成的！
  
  
褒姒呀！我的靈魂已悲慟九百多年，已成血海了！
  
  
褒姒呀，妳是有使命的啊！
  
  
褒姒呀……
  
  
  
褒姒一直感到鬱悶，即使幽王為她找來全天下最稀奇有趣的玩藝，她也不曾稍紓眉皺。
  
  
「愛妃呀，要怎麼樣妳才會笑呢？」幽王對褒姒愛之入骨，即使她不曾慇勤獻媚於自己，他還是對她有著入魔的疼愛。
  
  
直到有一次，一位宮女不慎撕破了布帛，那種像在撕毀什麼不爽快情緒的聲音，吸引了褒姒的注意，她要宮女再撕一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她突然感到好過多了！
  
  
幽王知道褒姒終於有感興趣的事之後，大為欣喜，命人每天準備好幾匹的高級帛織物撕毀讓褒姒聽個高興，而那如同撕裂人肉般的聲音，一直帶給褒姒解壓的快感！（待續）

